

七月断章

■聂厅

儿时在故乡,总觉得暑假很长,又很短。

说它长,是因为从六月下旬就放假,一直到九月才开学。但那时在乡下,并不是九月一日铁定开学——若是稻谷没有收完,还可以继续“放假”,一直等到秋收完毕才上学。在父母眼里,秋收是头等大事,上学嘛,次之。说它短,是因为假期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,很多好玩的还没玩尽兴,便又要被赶回学堂。

放了暑假最大的愿望,就是睡懒觉。平常读书要走很远的山路,每天必须起早,心想放假了,终于可以睡个囫圇觉了。可事实是:清晨暑热散去,睡得正美的时候,母亲便手持荆条来到床前,照着席子“刷刷刷”猛抽几下。听到响声,我们一般会一骨碌爬起来;若是头天夜里睡得晚、早晨实在起不来,屁股和腿上免不了要结结实实挨几下。那荆条抽在肉上,火烧火燎地疼,比任何闹钟都管用。

我和哥哥便背着背篓出了门。割草和打猪草,是乡下小孩的必修课。走到村口黄桷树下,早有几个伙伴等在那里。村子附近并没有成片的野草和猪草,即使有,也早被薅过一遍又一遍了。年长一点的伙伴就会带着我们去更远处,语气里带着一种见过世面的笃定,仿佛他们知道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境。

荒山是一座大山的名字。之所以叫荒山,是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人

烟,因此生有大片牛草与猪草。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去往荒山,且人人都有收获。

荒山真远啊,站在我们村子这边的山上向远处眺望,可见荒山青黛色的余脉,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横在天边。去荒山,先要下到深不见底的河谷,再顺着河谷底往山上攀爬。站在谷底依旧望不见山顶,满眼密密匝匝的树冠与藤蔓,遮去大半天光。那时从不会计算路程,只晓得跟着哥哥和年长伙伴往前走,山里娃不缺力气,上坡下坎全然不在话下。从天刚蒙蒙亮走到日上三竿才抵达,后来我反复回想、估量,约莫有近三十里路。

老家有句土话叫“六月六,地鼓熟”。直至今日,我也没弄清“地鼓”二字该如何书写,只听老辈人这么叫。这个六月指农历六月,若不闰月,也就是阳历七月了。地鼓是一种红色野果,贴着泥土长在藤蔓上,味道有一点像现在的猕猴桃,但猕猴桃总带着一丝酸涩感,而地鼓则没有,入口尽是纯粹的清甜。果子个头不大,直径约三公分,扁圆形,像一面面袖珍的牛皮鼓,通体通红。熟透的地鼓红得发亮,表皮薄到吹弹可破,表皮包裹着的,是被阳光转化后的自然糖分,汁足味浓,单是看着就让人人口舌生津。对于乡下孩子来说,认识和寻找地鼓并不难,只要顺着藤蔓摸过去,便会发现一片一片的果

子,像谁不小心撒了一地的红玛瑙。如今网上有人称它地瓜,或是别的名号,可我依旧固执地称它为地鼓,这大抵是故乡留在我心底最深的印记。整个七月,我们在劳动之余都会大饱口福,往往还会用桐子叶包几包回家,给祖母、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尝尝。桐子叶宽大厚实,是天然的包装。打开时,叶子的青气混着果子的甜香,是那个季节最奢侈的味道。

谷底的邱家河,才是我们心底真正的向往。邱家河源头何处,我无从知晓,溪水顺着荒山山脚蜿蜒流淌,听说一路汇入白石水库,绵延百余里。河床开阔,靠近苏轼桥附近的河底有成片成片的青石,被水流冲刷得光滑如镜。苏轼桥这个名不知与北宋文豪苏轼是否有关,后来离开故乡,也未考证。水流到这里,变得舒缓而平静,深浅一目了然。我的游泳技能便是在这条河里学会的。夏天男孩喜欢玩水是天性,邱家河便是我们天然安全的戏水场。在其他堰塘水库都听说过淹死小孩的事,但在邱家河这段水域,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。老人们说这条河有灵性,从不伤孩童。

从荒山返程,早已过正午,背篓装得满满当当。看见河水在烈日下泛着碎银般的光,大伙不由加快脚步。到岸边放下背篓,褪去衣衫,赤身扎进水里。河水温润如玉,既不凉也不热,刚好消解一身

的暑气与疲惫。众人自在嬉闹:水性好的跑到上游,往返横渡河面,在水里扎猛子、翻跟头;像我们年龄偏小、水性又不太好的,就在青石板上玩,即使不会水的,还可以抓螃蟹,从不会觉得无趣。我的同学国明和鹄三,也是在这条河里学会了游泳。邱家河有着无比的包容性,洗去了我们的暑热和汗渍,泡在水里便是无尽的享受。直到夕阳西下、暮色四起,远山变成剪影,河面上起了凉风,领头的伙伴一声招呼,大家才依依不舍上岸,顺着谷底山路往家走。

半路歇脚时,我们又会约好次日上山的行程。一日复一日的约定,就这样贯穿了整个七月。我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候鸟,日复一日往返于村庄与荒山之间。直到某一天清晨,母亲不再用荆条抽打床席——稻谷熟了,或是快要开学了。

往后许多年,我走过更远的路,见过更宽阔的江河,吃过许多叫得出名字的水果,却再也没有在一个夏天里,同时拥有过那样漫长的山路、那样清甜的野果,还有那么温润舒心的河水。

那些用桐子叶裹起的甜,那些泡在河水里看夕阳西沉的黄昏,便是故乡能赠予一个孩子,最好的七月了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朝阳中路领秀朝阳小区)

卷饼

■尚宏厅

小时候在农村生活,我最爱吃母亲做的南瓜丝卷饼。那半脆半软的薄饼裹着诱人的馅料,一口下去,一股鲜香漫过舌尖,也裹住了我的童年。

母亲见我们兄弟姐妹都不爱吃红薯饭,便变着法子给我们做美食。傍晚时分,母亲忙完农活回家,从面缸里舀一瓢麦面,系上围裙,站在厨房案板前,双手不停地在面盆里揉搓面团。揉好后,揪下一小块面坨,一边用擀杖擀制,一边撒上干面粉扑。擀杖在她手中“咯当咯当”滚动,不一会儿,一张张又薄又圆的面饼便擀好了,整齐叠放在竹筐里。

等铁锅烧热,母亲双手托起面

饼贴在锅上。怕面饼烙糊,她用手指按着面饼,在锅里缓缓转动。待饼皮泛起焦黄斑点,母亲利落地翻个面,再旋转几圈,薄饼便烙熟了。

接下来,母亲便开始做馅。馅是嫩南瓜丝做的,这是家乡人最爱吃的那种。母亲将青嫩的南瓜洗净刮皮,用擦子来回地擦,擦出的南瓜丝粗细均匀、清爽利落。

铁锅烧热后,先将生姜、青花椒丢进去,用油煎出香味,捞去残渣,再倒进南瓜丝大火翻炒,撒上食盐,拌入青椒丝、葱丝,翻炒几下就可出锅,清香瞬间弥漫厨房。

开始卷饼了。母亲将熟薄饼摊在案板上,把馅料均匀铺在饼面,再像卷席一般,从一侧慢慢卷向另一边,双手轻轻压实,让饼与馅层层贴合,不留缝隙。卷成紧实的圆

卷后,再用刀切成小段,断面露出黄绿相间的馅料,看着就让人垂涎。

这热乎乎的卷饼,在我们小孩子眼里,堪比山珍海味。母亲给我们每人切一截拿在手上,没等放凉,我们就狼吞虎咽起来。卷饼香味十足:劲道、脆甜、麻香、微辣,美味萦绕舌尖,让人欲罢不能。吃上一截觉得不过瘾,总想再来一截。这时候,院子里桂花的暗香悄然飘入屋内,与饼香相融,蔓延在老屋各个角落。

母亲会把余下的薄饼,切成菱形小块,装进塑料袋,放在梁上的箩筐里。大人要是上坡干活回来晚了,随便弄一把嫩豇豆角洗净切好,挖一勺猪油下锅,“唻啦”一声爆出油香,添水煮沸,抓几片薄饼丢进锅里,便是家乡独有的“煮薄饼”。吃着劲道绵软的薄饼,喝一口鲜爽的豇豆汤,不必另备菜肴,便能吃得酣畅淋漓。

后来,我到十堰城区工作生活多年,楼房没有柴灶,烙薄饼多有不便,妻子也不习惯做这类吃食,渐渐便断了吃卷饼的念想。七十多岁的母亲依旧住在乡下,她记着我喜欢吃薄饼,就在老家柴锅里烙上许多,一律切成菱形,装满一大袋,搭乘公交远道送来。吃着母亲亲手烙的薄饼,感觉吃出了家的味道。

(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)

紫,是蓝色的 一次走神

■卢永生

夜晚的樱花发蓝
如上了色的唇瓣
紫,是蓝色的一次走神
紫色夜樱,在低语什么
幽暗里藏着古老的生存法则
每一粒种子,都是一朵花
掌心里的万物
都有一个温润永恒的家
允许亲密地拥抱、抚摸、亲吻
也允许善意地挖掘、钻探

紫,是蓝色的一次走神
水与火的爱情
在泥土与时光的深处安营扎寨
每一朵樱花,都有百面千相
能在眨眼之间吐露
幻化千山万水

你在秋风里倒下
又在春雨里站起来
腐烂与重生
只是时间的同一个代词
紫,是蓝色的一次走神
(作者系房县退休干部)

